

为什么总是期望打起来？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1-01-27 17:34

这两天有小朋友私信里批判我，认为我总是对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撕逼有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，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那种。

原本我想反驳，后来转念一想，我还真是。

突然有种早上蹲坑的释然。

不过身为一名知乎大V，总得给自己打造点人设不是？洒家也得给自己看热闹的本质找点正当性嘛。

我憋出了一个这样的逻辑：

勾引大集团撕逼，是当下渺小个体的最低成本维权手段。

敦煌护林场这事，现在看来肯定能有一个不错的交代。因为对垒双方是甘肃省和新华社，为了各自立场，一定会百般举证；

因一句“草包书记”而被毕节地方180公里抓捕的贵阳业主，现在看来也应该会没事。因为央媒点了名，省级主管单位一定会下问；

甚至连卫健委之前神奇的“春节返乡政策”，可能之后都会有一丢丢转机，因为今天发改委放话“不得一刀切阻断人员返乡”，好歹聊胜于无。

你换个角度：

如果是像之前的一些NGO去监督敦煌（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，简称绿发会，之前就起诉过阳关林场），有可能能引起敦煌方面这样“细致”的辩护吗？

如果贵阳业主的发声没有得到央媒的关注，毕节地方会有丝毫改进吗？

如果不是发改委...好吧，就算发改委说不要一刀切，我对返乡政策的明确化还是很悲观的，这个就算了。

咱再拉个近期反例出来：

饶毅教授举报中科院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裴钢学术不端论文造假，然后科学道德委员会昨天的回复是“未发现裴钢造假”。

“堂下何人？状告本官何事？”

没有能够和中科院这个级别对应的集团出现，那即使誉满天下以头铁闻名的饶毅教授，也是无可奈何。

况你我乎？

说到底，咱们在体制改革上还有很多欠账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缺位就是一个典型。

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信访制度。95年出台信访条例，到14年才启动信访法的草案讨论，直至今天还没讨论出个结果。

这事民间高度关注，全国人大法律委17年说了句“起草工作正抓紧进行”，就“抓紧”到了今天。

很多小朋友可能不好理解“条例”和“法”的区别。

条例是公文，是文件。虽然条例也是法律的一部分，但适用范围一般在该行政机关的权限内，“弹性”比较大；

法不同。但凡名字后面带个“法”字的，那是全国人大定的，原则上效力仅次于宪法。一旦执行不到位，行政机关之外的整个司法体系也要参与，牵扯甚广。

在这“条例”迟迟不能变成“法”的近三十年里，信访在很多地方往往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，而是用来发现问题：你说有问题，你就是问题。

别以为这事离你很远。你周围应该能接触到P2P等金融骗局的受害者（特别是当你身处杭州时），如果他们走了信访这个流程，那他们去北京都比较“复杂”。

这种监管体系缺位的后果，未来只会暴露的更严重。

因为有段时间，我们是用自上而下的手段突击解决了一部分社会治理问题。对，就是反腐。

这套自上而下的手段是必需的，也搞定了很多燃眉之急。但别忘了：这套手段的服务目的是最急迫的问题，腐败；你社会治理能力低下，或者大量行政错误，这套手段是不承担这块职责的。

人家负责的是底线，你KPI超了。

所以当很多破事不涉及到腐败只设涉及到能力时，你放眼望去，其实很难找到有效的监管路径。

砍防护林不算腐败呀，文件手续全是齐的；180公里拘人也不算，流程上可以这么干呀；学术不端和一刀切更不算了，账面可以非常干净。

所以新的矛盾是啥？群众对社会治理能力的需求。咱也想要上海的基层深圳的办事窗口，你做不到你也学点，你也说清楚哪些是因为缺钱哪些是因为缺人。

你不能躺着嘛。

但，真就躺着。

以前有钱搞，那就乱干，“瞎政”；现在边界划得严，红线思维，那就不干，懒政。

懒就懒吧。可中国这么大，一条细则懒一点，百万千万人就要累一片。咱们这个体量，政策成本——不用到犯错这个级别，只要

稍稍跑偏——极大。

然后多数地方又没啥有效监管手段。

咋办？微博治国呗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，闹大了让大集团下场呗。

没有体制的授权，就只能回归最基础的法理，用最直观的情绪来表达对具体政策的意见。

难看是难看了点，但...也算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手段嘛。一人之声随风入雨，万人之声野火惊雷。佛家八万四千法门，最朴素的
就是阿弥陀佛宗，就是一辈子念这四个字来成佛。笨是笨了点，总归是一条正道。

所以呀，继续碎碎念下去吧。

